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孫同珍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孫覿　撰

記

黄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于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徳南鄉黄林之後署于是作室塚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

右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于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塋今後署其沒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苟氏先祖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塚塋相望不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峴每指示靚曰他日幸得歸

骨于此見考妣于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覲中泰侍郎三典大州屢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塚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桷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覲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工瓦匠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一堂一廊頭兩廡庖廚之屬二十餘間三倍于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即旁近買田五百餘十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

粥輸賦有羸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塚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壻沈氏十五秀才壻王氏皆先考通議同産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塚覬身後兒侄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令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傳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

叔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
堂上已事遍諸諸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纍楮錢于墓
樹而去永為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
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引為塋以葬
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計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六十年
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頹仆
子孫困絶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
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至

是築室買田追營香火增脩故事殆數倍于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添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礱一石聚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絶如綫蒙天之佑僨而復起松楸鬱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

私用草木當封殖不可翦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塋不可分豁墳墓四旁籬落內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于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于再至于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

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乃命工稍加塗塈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于造語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於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素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涖皆以廉稱為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髙恬于所遇無愠色今天子厲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于疎遠

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爲勑令所删定官政堪一時
儒林學者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以當爲縣不
補他官仁叔用舉居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爲
劇朝衙夕坐未嘗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扑之聲
簿書錢穀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閒則解
衣脫冠危坐一堂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冠玆
所謂撓之不濁者與余聞天下有至清渭貫涇濁而不
亂天下有至淨濟涉河渾而不緇君子之心湛然如水

大可覩天地遼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玄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長羣居不倚獨立不懼燠寒燥溼更代于前而夷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字也名震維陽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于永安四境之外時司
馬温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
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葢出于近世葬書淫巧瞽史不經
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嘗欲朝廷
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和郡
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
辛巳晦葬涑水先塋葢用士逾月之制也吴興陳公令
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

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税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蠧敗子孫拘畏不敢難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墓琢石為柱旁累塼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于舊他日展墓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于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産靈芝三本一本出新

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于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狀皆應圖籖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髙風絶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温公于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于羣疑衆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強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福壽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公之子文建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嘆遂書之卷末

紹興歲次己夘六月日具官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内為古今絶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坐思而以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弼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闇有古循吏之迹儀真為州並長江濵吴帶楚實東

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于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于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于是除治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修然遺溷濁于人間而放神于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臓則受汙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之人以葯為房以蕙為帳製荷為衣紉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甲煎淺俗柬膏

昏鈍沉易和而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曄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熇柴燎天鬱鬯祼地仙葩閟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紫薇賦紅藥誦嘉橘咏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仙佛之衆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于當年或流芬芳于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入廁抱壅陷面滅頂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窒東海之瓠轉蜣蜋之圜守鮑魚之肆者若茹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公清真

沖澹蕭散簡遠超然抗志于埃𡏖之外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羡于蘇州者葢欲推其所同者以自托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于泥塗發九莖之芝于朽敗蔚華璀璨人所服媚雖有厲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與其在是與公名將𢑱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吴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茉莉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于緐實亂葉之中碧色心白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嘻亦異矣夫草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為精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黄魏紫帶鞓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蔕之竒九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黄或紫未

有碧者惟佛國有蓮仙山有碧色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為百卉先今獨發于暮春之月跗蕚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乗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洒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花炯爍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葢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為州人洞心駭目瓌奇偉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甓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梅四

極從六架度而為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為澤人有無告之寃而吏勿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所以為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以為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犴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抜五縣經數歲之入以校一歲之出懲奸偷杜吏漫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上下

贍足博洽精練長于用法斷治皆自已出而飾以儒雅如有所貸舍不為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恵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誠之交捷適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攷焉于是

為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毘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以團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絶艷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日又發一稽蕾于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翼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

累蕚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特勝不敢獨享方飭吏卒汛治階庭約日定客置酒其上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羯鼓曲終而桃李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閬苑而去矣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効祥特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賞翛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閬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常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跡植善桑賑

貧弱蹈德泳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入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十里相屬不絶雖古循吏不能過已天道不諂以德為符神聽其值鬼福其謙于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之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于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内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烟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揺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

横其前泉水入焉旁有涌泉坌溢四出高有懸雷淙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輥雹散跳波急湫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豬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素練如卧白虹沉沉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彦成築一第據其上為門為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興曠宜有高明廓徹之觀室以處邃奥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脩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物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于重門内以便往來閈雲扃抗水榭直欄横檻朱甍

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隱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從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熙熙然相忘于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于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于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黄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略載于憯曾

君其之文幸爲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任重道遠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爲天下最名爲尚書郎今以直敷文閣爲淮南轉運副使方爲世用余固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留也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狃于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于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于麒麟之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猿鶴于蕙帳之中得于

水者乘流而行得于山者遇坎而止吾豈瓠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坦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高德邵為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于淳化甲午沒于熙寧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礱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數千指吾事

尊撙幼舉訢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専用一誠未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書吾行事誌之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以自勉焉耳公生三子曰佳曰汝諧曰備汝諧始以儒學名為進雄曰通曰安在曾孫三十人玄孫七十四人知雄隨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右朝議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于庭擢第二歷事三

朝被遇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諱直稱天下令以左
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
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卧起如少壯時壽
禄未可量也十公五世孫曰闇右承奉郎監康府行宫
雜買場曰閎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一
日朝議公為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以遭遇入持
從槖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
禄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于是

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為之詞十公生十歲而喪母
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如成人嘗從外氏卜葬
地夜夢人謂公曰翼日山下有雉飛出即汝母葬處也
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決起草莽中衆驚
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
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槖公曰吾號家督不可
為此敝衣糲食不以一髮私其身居無幾貲聚沛然三
倍其故遂豐其家他日分財公又推所得之三者一以

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意滿而去有傳程者鬻田牙儈胡滿已平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滿所估益吾之一書券給值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瀦水為塘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溉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約田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踏門詬罵公戒勿校甚者償之又書一紙家訓凡田園耕斂子孫問學公上之輸賔祭之具吉凶慶弔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于父老之口故所

次止于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德盛德之士積善其身不食其報留為子孫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冠冕蟬連為天下巨室如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于百年後若孚契之合十公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四世而侍郎公以儒學起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耿祉哉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此議葬有地學

王九臯者卜一穴于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臯嘆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覽四顧曰此是耶發地視之得九臯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于樂氏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響一善言則千里應之一善行則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焉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盼已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

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
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世駭俗之事而
得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曽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
周氏之興葢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哉爲之報善又
可以貽其鄉里紹興三十年嵗次庚辰二月日晉陵孫
某記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者其先大夫公爲常州兵馬鈐轄寓城

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若拙　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强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授擢左承務郎大夫公清修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于太平州官舍若拙卧苫塊中凡一時遊士僑寄與縣逐什一以紓目前之急者不為往往日旰爨薪不屬若拙閉戶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嘆悉遣子弟從之學于是諸生具贄之儀

執經坐下卒常數十人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羸矣又
斥其羸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攜孥
去墳墓謀升斗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
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笋蒲之饌以薦冥福
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
布韋茹藿鹽誦習羣書于瓦燈敝帷之中而不命于所
習嘗見于余文矣夫人莫不欲愛其親而妻子具則奉親
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

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之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托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先大夫塚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俯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于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朝大褒顯其親亦上至于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于是追崇位號起幽作匿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所以尊奬臣鄰開示在位以勸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雅墓有誥焚家有廟享衮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剎度僧尼以薦冥福恩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

少年時剛塞沉毅有將帥之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
狃于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
解然無一人致忠効命之士當是時公起行間提孤軍
鏖大敵于百死一生之地淮上之捷威名赫然不數年
秉旄越位上將總棊旅宿衛殿中遂薦將相始疏請建
剎如故事詔賜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代人先世墳墓在
雁門數千里外比公正室楊夫人下世卜葬于吴興武
康縣金牛山之趾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有八十四畝

衆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橫其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真金仙梵帝之宅已乃計工賦材翦棘除地並水兩涯伐石梁其上疏為大逵屬之寺蒔嘉木兩旁彌望鬱然重門外啟殿寢中嚴層樓對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齋宮宿廬分列兩序廏庫囷倉庖廚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于法堂方丈之間自一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廟血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衆日千餘指命住長蘆正祖師法

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總三百二十區始事于紹興二十一年七月日而成于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也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三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今之宜以為制世御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有稱而已唐田洪正承季安得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之朝烏重胤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顧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勳勞賜旄

節立廟于京師雖祭三室而褒封之命止于其考為尚
書惟本朝大臣祖禰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由漢以還
二代之王與相將名臣之墓得置守塚者或五家至二
十家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著于令韓信葬其母亦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
本朝大臣墳墓得建佛寺追營香火不計其世葢上之
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
者湧泉之澤俯及幽潛以適其可顧名以功章禮以事

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髙勲進位師傅爵命三世建上公疏大國已極于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攺畀故剎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林工徒葢瓦級塼縣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飭稚昧于長久不可以無傳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供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冡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賞融以河西歸漢光武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

乎夫一丘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卒給吏奉蒸嘗禁樵牧亦榮矣令即仙佛之廬列置室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于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賁冒于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于是屬予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二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平江府以處士王允之故宅建崇真壽

聖公命道士沖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徽居之宫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毁天下神霄宫與凡圜室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餞使客還過其處入門而斧斤丁丁然而大屋數十區高明距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宫未成而中止橐中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留也即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瀟散有出塵之姿余固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奔散羣弟子亦襆被請行君堅坐不動言笑如

平日是夕解衣冠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製一槥槀
殯西廡下而盜侵逼遂棄去不復顧亂定訪故宮已
爲墟矣而君一殯巍然在灰燼瓦礫之中獨無恙道士
葉宗妙者改棺易衣以斂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
臨安府延祥觀妙通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爲君之高
弟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内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
諸祠爲百姓請命于上帝而其徒怙貴驕奢犯法州縣
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汙然衆不可葢乃有

鄭君者一段特見于死生之際吴門父老至今能言之于是宗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至其葬令築一堂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靜先生傾舉之以法籙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名至京師一日入見內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徽宗異其言賜

號沖和靜素法師之九成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莅
珠殿校籍之上清保籙宮晨夕燕見眷禮恩遇寵絕一
時而君性沖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別宮于平江以便
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于其中于是忽
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腐矣君視財如糞土
視死生變如夜旦方衆人逃死奔命顛倒失據之時
而泊然委蛻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
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

知向人所在益進乎技矣他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語雲龍山人張天驥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游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勤俗士之駕折輪埽軌而不得至焉蓋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圖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隅而雲物遮藏鬼神呵

護惟幽棲絶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菜五穀之龍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闔閭城長洲縣崑山神運之殿雲巖虎距之丘西子響屧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覩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

按圖經山距吴縣西六十里由絶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甞産千葉蓮花華山得名自兹始而榛莽蒙翳磴道險絶樵牧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兹山翹然特出衆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典草翦悪木刳朽壊而羣石砑然踈沮汝而鳴湍鏘而升髙而視烏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争効于左右于是買産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菰蔣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

能求獲弈碁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策杖適意
則行興盡則止無憂于其心無責于其身蓋無往而不
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卷命
畫工圖其跡又自為文以傳于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
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溪
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為向未始游游于是始也
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
奇庶幾得所謂未始遊者紹興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

孫其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爲善醫名吴中其學自黄帝素問神農素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脉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殊方異域金石之音草木之華實無不售其文自公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閻委巷無不游凡有疾病扣門者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在亡爲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

在已周走塗巷對病為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
怠惰相見于顏面以故道俗尊尚如大醫王一方依怙
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來舍征役祝髮為
浮屠盡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
濟金帛之事又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
經為此方槽善集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槖絶十一以吾
發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
巫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

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令號無錫為東南大縣而寺據上游廣袤數百畝穹堂奥殿龍樓傑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廢于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人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丈為錢一千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胡僧室刹縛羅劫五輪寶藏于長沙開福院規模宏麗為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仟圖命工建大軸貫其

中創五機輪湧起于地黃金丹砂明珠大貝旃檀衆香百寶裝嚴極色身具足相好妙之諸天龍衆地行空飛諸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耀大千人天鬼神所共瞻仰于是右丞直郎高鳳印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匭中錦囊象軸寶奩具葉無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劍抵掌發憤慨慷舉兵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不壯哉而終

不見于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脩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覩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跌千丈差毫釐而謬以千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振䘏之勞無相生相死之友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于呻呼疾痛之中也世人之貪甘無欲于其間盡破貲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揮金

錢賑廩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縛葢瓦堊墁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萬作始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論必作作必成功緒卓殊雄奇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義深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四

宋　孫覿　撰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禄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聚勤勞則差之毫釐執有不能得逥者官不宿業吏採其柄

賢愚同滯賕謝紛然敷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兩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薦揚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疑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籩

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辨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兹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位次八座必能據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于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于碎首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

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體誅賞羣吏翊賛萬幾出號令于片言關盛衰于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于還詔批勑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直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息邪距詖不憚權强壊植散羣如救焚溺名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參黄散之問罕見責成之重無縱詭隨以干于正毋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羣辟綏靖地方而宵旰之憂
懼不下究則芻蕘之議壅于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
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衛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
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
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
迂濶難言之語名從憲府進陟諫垣佇聞嘉猷以對休
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于未失深明吉凶禍福之
先論之于無事兹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邪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羣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閒寘散一斥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閒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寘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效据古持議恢張四維

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

為天子之爭臣慨然委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

懼爾頃由省户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别忠邪進不求

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佇聞

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葢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効百世可知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温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義肆志無憚權强俾人主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建羣辟中外執事脅力畢陳如牧萬馬

于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比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望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優見于已試名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聖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敗度紀禮以干于正是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俣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建羣辟中外執事膂力畢陳如牧萬馬于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比予責

任風憲之意也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名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埸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記之官或吏墮而不處或民寃而無告利澤或壅于下究休戚或壅于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禄不畏强禦然後可以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已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畧器

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
肆朕纂服名自遠方閱時未幾薦更衆職進牽諫垣之
屬延登法從之聯竚聞嘉猷以對休命毋悼後害無諱
有司毋同于流俗毋廸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
疎意廣則相盼于按劒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于世
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聞敵有僉言擢登諫省毋甚高

論令令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針石可以伐痾蓋卓然有可用之意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強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于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弟稱于閨門行義信于朋友横經學省士論偉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用汝蓋賴其言扶過忠邪明辨得失嗣有褒寵以荅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于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秘愚

眎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競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日聞敎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蹇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左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旁求多士惟中秘藏書之府實一時顯俊之躔植杞梓于名堂薦璠璵于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

途具官某氣質恢弘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為自憂首斥姦諛不憚强禦奉身而退廉靜無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名還諫省擢寘道山祇服寵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獄市紛然自非彈劾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

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懦之志輒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寄尤重毋牽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于平昔服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府程振除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生死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

有忠信慈恵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其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于賢蘊浸服采于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楙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謀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楧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才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

一時師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悦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辨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超自遠方典領中秘易實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喻障江河非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閒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尚書左丞

朕脩身承列聖之統虛已聽四輔之言而天下靖民敵

未悔禍匹夫横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效命之意而不見于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于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兩朝開濟之勲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偏儀侍從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驅一乘之傳深之邊廷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義尊奬王柄宣導王靈四方

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向道力行所學以底太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制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于用朕率是道申
勸百工遴簡真賢圖畫大治才兼將帥之選名在文學
之科凜然中興之功兹見大儒之效具官具高文奥學
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薦更中外懋著賢勞供
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
忠以鎮横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衆可謂仁者之

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緩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樸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惎相已沒而想像于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于虎賁言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為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型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

又錄其子孫以諧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郎省未究其能延賓宰僚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釐正官名尊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薦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鼈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于知人既考所謩于以試之間又聽其言于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之以爾廉靖不求強毅不撓閹臣擅國薰灼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賓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太和水部郎官賈在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

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闗決於六曹之長爾爲郎亦有事于其間矣或以才諝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秖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强兵屬時承平軍政隳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于千列中翼衛于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强毅識度精明以肅敬褆身以忠忱衛上踐更衆職屢以能聞起于閒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激厲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方之强永肩一心寬予憂顧

朱聖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師一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衆故兹慮始爰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義許國踐更衆職屢以能聞進升延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癃老疾不得冗食于其中而勇夫悍卒無矯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之哉

中書侍郎何㮚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

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屢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
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羣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追配
古人雄深辨麗之文鼓動當世徧議侍從黍秉國鈞屬
時訪洛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荷注共底丕平數露
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而
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秘殿功矢神庭進
露門之讀于禁中示嚴石之瞻于天下留以自近庶其
輔予得賢則能爲邦家朕無媿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

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祗迪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湖雄兵聲振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馭六馬之憂國步方難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精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藴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于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府之嚴進貳文章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屢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任

入宜示中外之服蔽自朕志延寘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効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畫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于衆而得之具官

其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告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其初載蔚為名臣延登八座之從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嚴嚴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旹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于萬里海外而以

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艱視唐為重矣具官某踈亮雄博清明沖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脩復兩朝之好惟孝子慈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剌剌顧婢子之語摧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乎心膂之憂靖乎干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覩過知仁昔唐太宗破高麗悵然嘆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烏蠻翻然悟諫臣之愛已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攻取之略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舉之責而不得罪于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于以興焉具官某聲名發自妙年儒學見于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諒開度越稠人不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細書秘殿

訪道眞祠朕推其恕務全終始之恩汝愼厥脩以恢遠
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内閣寶侍上應奎璧丹書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髦
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强毅不撓風力自
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薦揚滋久
發問罕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予正理綏靖
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佇聞報政嗣有寵章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方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賞所以御威而剛毅特立之資蹈禍難而不慄眷予者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忘軀徇國踐艱危而無甚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埸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境欲以片言折無厭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崇登于宥密用注意于安危陳意甚

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秘殿之華入侍儒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移煩訓書

秘書丞何常特授丞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羣吏褒善錄最厚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終身于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于艱難之時有司

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

敕廷禧允康邸參謀補予義若冢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脩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于賢闕禮義之地又挺生于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為爾寵盍思勉勵以稱恩沐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孫同珍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五

宋 孫覿 撰

外制

科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元國巳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于衆讒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于齋壇入參謀于幃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戚哀

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沉鷙而善謀早疇辟國之勳進陟總戎之命折王㤞之初意屢陳徙突之言釋欽若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懐前識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期自有折衝之効憖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珍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琱戈畀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舄焕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槖內朝通班秘殿剖符專城之奉
蓋棺有飾忠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孤遠
自奮浸服近班出殿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
寵而言者變章論汝罪惡交通贄御虐怨一方毋足矜
者朕興哀矜于既往悼流死之不葳深抑人言超進位
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戚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

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蹈古人種學積文推重當世薦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憖遺哀嘆何及飾忠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于漢過宰相王商却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覰釁于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恃不動聲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于一瞬之閒而

憯滅稜于萬里之外具官某弘毅而任重廣博而有文
夷險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方無厭之求
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耻顧疆場安危之未決
而羌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右職載疇雅望進
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
所學以底丕平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爲長耳

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竦苟賤無恥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適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名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于久成毋廢壞于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于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兹一時端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于先民行義之脩信于當世懿文華國亶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効排奸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因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遂倚典型于老成之重崇道義于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儁賢嘗餽興歎想望老成于典型之重登用世臣于故國之遺大儒之效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于晚節詞垣睎草渾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殷浸久發問罕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于萬幾出納之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于人言選任或不孚于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烈

黄登書京畿提舉

輦轂之下患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衆必有部剌史㦲奸禁暴以禁無良庶幾千里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之制行聞于朝廷凡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詒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朝廷之位至于九列者寡矣

非資高望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名知感會茲休辰踐更衆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堅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翳垂二百年軍政隳壊士卒無仗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鬭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狼款七世應

下之敏勤勞百為屬羣寃之内侵蠹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攉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辦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廸百工勵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潁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臣除苛解繞崇寬大之政而臨頼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

思得大度長者卧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議論有忠臣之遺烈起于散地出殿大邦吾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從之華獄市兼容載以清靖政成民悦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齊逾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辦賢佞于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于後世必有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義潔脩志節端亮踐更言責以直

諒聞延真道山復昇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記並修厥官無愧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樸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焉爾廉靖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共工無之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于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秘之間選高秩

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于時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興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固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眞者矣朕閔古學之壞選建賔師爾以儒學之茂冠于東南延寘玆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事故知儒者之效不獨載之空言爾學問能世其家議論不流於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

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鏹助濟軍興起以苫塊之間付以干城之任往祇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于非辜胡明試之爾才以重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以用所長無替厥脩勉行所學

張宿房男承直郎伯奮將士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之衰奸諂成羣高論大言不適于用而挾情用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褒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于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于上爾以才諝練吏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令爲汝畧也往践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髙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比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辭辯麗譽喧一時名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闕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器資強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容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敵兵侵境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甘藜藿以同衆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脩行之初不厭非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焉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校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騏同羣可為太息嗣朕初載遴簡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羣髦之列益觀未見之

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欒恍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為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于老死而不知止也爾乞身强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起用往祇新渥可不免哉

李寀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詿誤之民陷于大罪故慎揀良吏其務平之爾時與茲選

其明察寛恕無縱吏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强暴而狙詐或遺于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于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于朕聽克踐厥職毋縱吏謾使人自以不冤乃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衆事叢當以枉後患文彈治之而命汝為

之屬夫涖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去其敗羣勿擾獄市

飭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才募士扞衛一方幕

府上功序于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

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衆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亦

有事于此矣爾以才諝達于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訓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奸利之臣掊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疕怨一方遂戕其師必有良循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聞强毅不撓代言西掖早以文鳴給事東臺屢以忠告必能深識朕意崇德靖民撫瘉瘵之民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乃之休尚有臣用

向滁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于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民之衞屬茲慮始愼簡官僚爾以吏能效于已試通都大邑始往佐之益脩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議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顓僾以尊上帝作民克先大賚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並受

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謨嘉猷無忘告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載誅賞羣吏貴賤無間邦典有常眷予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沉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為遊刃裕于餘地夷險一致剛節効于後凋追尒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于法應遷俾增修于吏民往輯和于疆埸尚有褒渥以俟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奸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已㽕耨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府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號為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聽命者勿為已甚朕稱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節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却敵之功

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爲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起于燕閒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楙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武顯大夫

强兵内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膂力必陳以爾雄深超萬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圖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終嗣有褒

寵

張淵武經郎

强兵侵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于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以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脩來效嗣有寵章

俞倧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徇國而飭終之典録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祇休命毋忝前人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賻恤其家又録其子往踐

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于寵禄

保義郎何文贊敘舊官

爾行已不靖嘗坐譴呵深自刻修乃能補過復敘爾位

往圖厥終

下班祗應張顒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司第

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于四陲邊檄未寧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于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祇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廢軀命閒關賊中褒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使准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在所錄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脩厥官勉思報稱

閻維轉承信郎

大將乘邊羣才並起審于用閒爾以名聞往踐一官

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埸未寧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為患議法當誅爾奮身行間躐寘華近提兵乘塞捍禦一方巽懦自營遂深寇患稍降黜以示典刑服我寬恩無重來悔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遥郡刺史依舊拘管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奬衛王室

宜有褒升具官某沈鷙善謀强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
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渙渥式勸具
僚遥分刺史之符總進嚴凝之護往祇休命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宫受釐布大慶于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
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嗌非常典益綏壽祉膺此寵
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録善邦法有常爾祇畏保躬虔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脅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行宣勞萬里進官一等庶幾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度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楙厥

勤往其祗服

武德大夫張偉進武功大夫

寵善録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軺將命萬里之外足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武德大夫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逋慢勿處議法當誅止從降黜往圖來効服我寬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藎服我恩蒙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浤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難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効進官二等以勸爾勞祗服寵章往圖報稱

尚鉉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攷最當時敘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閤門宣賛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謫有聞達于朕聽名對便殿占奏詳明升上進閤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于自竭以稱異恩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閤門

閤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勲閥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爲慷慨自許比疇勞效屢進官聯載上升閤之華式厚

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邊陲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愈高仲謀額外醫痊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餐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已久序進一官往其懋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幕膺楙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丞信郎

渠魁授首于今七年矣異時將帥猶以未録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問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録最朕不敢

忘爾拔于戎行沉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祇慎一心效于已試超進使號以荅爾庸往圖厥終無忘吾事

單宣龔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適者軍政不脩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攷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繄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夤緣恩幸躐登冊府馴致郎史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達于朕聽

右史記言之髙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並務

循省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宫觀

逈者大將誤國罔功羣議沸騰理宜譴斥爾以書命之

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茍懷二心是辜委任具官某

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觀望首鼠不

進始言踊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言輕率無謀宜正

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説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

從此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惟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于塗炭之中廢食屢嘆爾爲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于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禄于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于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論近職往臨闤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埸多虞責在將帥具官其薦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封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埸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

失職聞于上竊位素餐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外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宫觀

朕以邊遽屢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于行伍之中而妄言無行之徒穿窬為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詐窮力屈迺以病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倘容佚罰則義士解體無

以勸忠尚屈典刑姑褫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懐諼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為奸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起躐位等專刺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于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內奸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

令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朕重寘汝于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省循服我寬恩

勅僖人辛興宗復遥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埸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之臣嘗挂議吏肆加甄叙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沈鷙善謀屢劾戰功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

之要益思勉厲以稱恩休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使給事宮省弗祗厥職申敕屢下逋謾自如稍褫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疆埸之臣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浸不加

恤乃進謬愆之說實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寘顯戮

止從降秩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羌人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于理

止從降秩益圖來効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

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才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于毖慎不自悔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閒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于廷閣尚分職于藩符益脩厥官朕不汝棄

戶部員外郎婁照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奸擅國嬖孽弄權嘯聚羣憸塵汙省戶照其一也投閒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鬨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恩

康愿許覲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覦心爾等嘗有位于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居官畀爾所當得者以稱朕激濁揚清之意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六

宋 孫覿 撰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源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艱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勲進陟五臣之命具官

某器資沉毅可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源足以識古人之微早服采于禁塗浸宣勞于外屏敵兵侵境都邑震驚塵氛祲于九重烽燧接于萬里立轅門而左袒倡大義于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榆不徙之勳是用敲于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之生茲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彦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弛將帥惰驕邊兵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名天下之兵士無闘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疇佐令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機居簡得鎮時之望衆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須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勲是命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

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成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氷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崇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議甘泉

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型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于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

肩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賛書具官其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氣之義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纘紹之初喜則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解煩機詔諭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寵章益綏壽嘏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院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艾爲國老成辭肯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正方正色立朝屢效排奸之力懿文華國尤髙潤色之工擢自憲臺入司兵柄遽形奏諫欲遂便𦾨屬予訪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巨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廣開言路日昃延羣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蠭起予奪相乘故雖屢勤側席之求而終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睪宰相之非雖圓枘方鑿執有不容而曲突徙薪効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蔾藿之衞

析衆言之淆亂制樽俎之衝訏闢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圖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

經制使

楚漢相拒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拱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于精厲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踈通風力强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

進陛内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命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奸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撮以衔虚名毋急近功以貽後患益思刻厲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炎正中微小雅進廢國步日蹙强敵扇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歷事

三朝夷險一節中分邊鎮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竚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背決胷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鎮羌戎于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

還故俗著之風聲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

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越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頒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辨麗博通之學發紓賢藴服在邇僚肆紬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上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

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久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賢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忝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葢諸公靖康之初偏遊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聲宣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共奉殿坳君舉必書毋悼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憖遺興歎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臯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妙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于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褒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纘紹想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茲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覲政一有

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
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從吏議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干戈
未靖饑疫相薰申飭使軺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
予庭戶之間以爾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時臣之
餘烈薦更任使强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
志益脩厥官達于斂散之權不失綏懷之體上下與足

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于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間關賊中幕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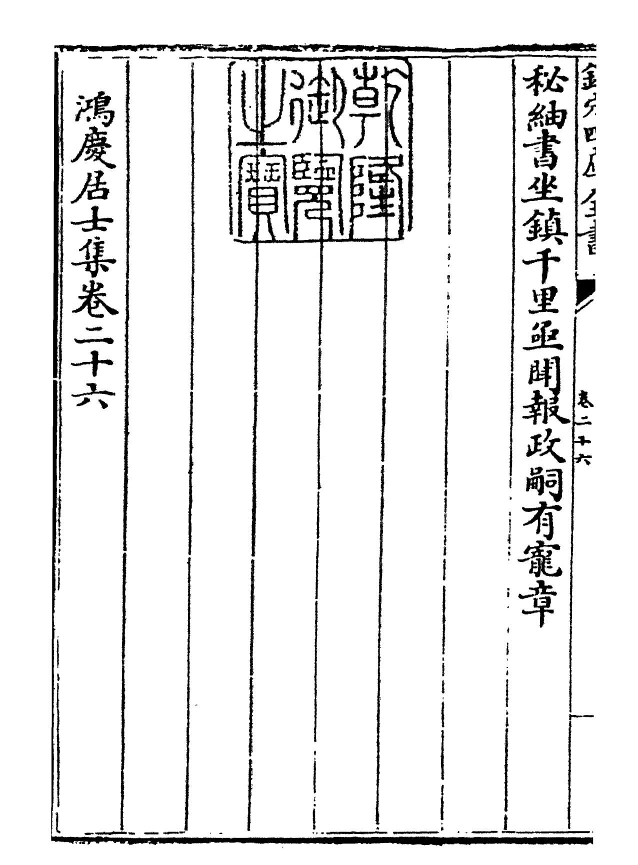
黄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闕門之外恵澤所先强寇内侵赤地千里入㩓

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軺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製錦勿傷手拊摩之裕其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脩美成在久

劉棨除直秘閣知鄭州

滎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寇至輙奔肆朕纂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彊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隱若長城之寄忍為襆被之謀中



秘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六